



南非考察與雲南助學

上月中，我和內地多名學前教育專家前赴南非東北部一個酋長國，考察中非合作項目「遊戲與抗逆」的成果。今個月初，我又去了雲南參與助學工作。南非與雲南兩地相隔萬里，但在教育方面都面對相同的挑戰——地區教育差距。

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，我們參觀了一所幼兒園，偌大的校園、綠油油的草地、充裕的師資與先進的設施，辦學條件比起香港的幼稚園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園長告訴我們，每個班不超過二十五人，除正常孩子外，還招收三到四名失聰的孩子，這已成為學校的常態。

不過，當我們驅車整整一個上午，來到東北部林波波省一個酋長國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酋長國四周環山，方圓八百多平方公里，只有二萬多居民。這裏連一所像樣的學校也沒有，幼稚園的孩子沒筆、沒被子、沒畫畫的顏料。在資源如此貧乏的情況下，要展開「遊戲與抗逆」項目，談何容易！

從南非返港後，我又去了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助學。這裏山巒疊嶂，辦學條件很困難。同樣的，在雲南一些相對發達的地區，辦學條件不比沿海城市遜色。所以，如果我們只看數據，會有一個誤解，即雲南整體的教育水平與全國相差不遠。但這猶如窺豹一斑，只看局部看不到全景。事實上，雲南地區教育差距仍然非常懸殊，有待解決。

南非考察與雲南助學，令我有深刻的體會。雖然南非的酋長給我感覺有心做好教育，但因資源與文化的限制，且國家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貧制度，使提升教育寸步難行。反觀內地，有些地區確實很窮，資源貧乏，但國家有一個精準扶貧補助制度，即着重識別貧窮戶及其貧窮癥結，從而針對性扶助，例如景洪市，當局規定，為貧困學生每年提供生活補助二千零五十元，使中國在基礎教育有長足的提升。

我不自禁思索，下一步中非合作更深層次的工作，該如何推進？

作者擁有三十多年辦幼稚園經驗，創辦中小學亦十多年，育有兩名女兒。